

□王厚明

功成名就之后

人生在世,谁不想建功立业、扬名出彩?但功成名就之后,是妄自尊大甘沉沦,还是常思不足自奋蹄,不同心态导致不同选择,不同选择彰显不同格局。

2021年《中国纪检监察报》曾剖析了重庆秀山县委原书记王杰案。王杰也曾是一位有志青年,大学毕业后任乡党委副书记,两个月后因工作表现突出提拔为乡党委书记,他一度踏实肯干,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然而王杰的蜕变源自在别人吹捧中自我陶醉。当上秀山县县长后,围绕在王杰身边说好话的人多了,对于“你很能干、有本事”“秀山建设得好”等糖衣炮弹,他感到沾沾自喜。王杰坦言道:“我那时觉得听到这些话比我十万、二十万都高兴。”阿谀奉承的美食犹如一剂迷魂汤,让王杰放松了防线,丢掉了自律和警觉,最终陷入吹捧者的“圈套”,逾越了政商交往的底线,走向违纪违法的歧途,从一个县委书记沦为阶下囚。

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认为,人类天性中最深层的冲动就是“对被重视的渴望”。一个人随着事业的不断上升,各种

诱感和光环也会随之而来。但如果沉迷于颂扬和吹捧当中,就容易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迷失方向,在鲜花掌声的奉迎中误入歧途。无数事实印证一个道理:人一旦安享吹拍,就容易慢慢膨胀,进而迷失自我,即使能够风光一时,终究也无法走得更远。

南宋著名史学家、《容斋随笔》的作者洪迈在翰林院时,有一次为皇帝起草诏书,从早晨一直到傍晚,才把20多件诏书起草完。公务完成后,他在庭院间漫步,碰到一个老人在花荫下休息,便和他闲聊起来,老人问道:“听说今日文书都被我完成了。”老人赞颂他说:“学士才思敏捷,真不多见。”洪迈非常得意,骄矜之色溢于言表,夸口说:“苏东坡大学士也不过写得这么快吧!”老人先是点头表示同意,接着不无惋惜地叹气说:“是啊,苏东坡学士也不过如此,只是他从翻阅检查书册罢了。”洪迈羞愧得脸红,自知不知深浅。从此他以此为戒,在向客人说

起这件事,形容当时的心情时说:“人不可以自我夸耀,当时假如有地缝的话,我就会钻进去了。”

《尚书·大禹谟》中说:“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心中总是自以为是,眼中总是目空一切,就会陷于“鼓空声高,人狂话大”的虚妄,犹如无形的枷锁捆住进步的手脚。洪迈能以羞惭之心消除骄矜之色,也是他成为一代文学大家的历史必然。现实生活中,要坚持低调做人、谦恭做事,善做浮名虚誉、自恋自大的“除法”,多除包袱、除杂念、除庸俗之气,不盲目高估自己的实力,不高估自己在别人心中的位置,始终抱有一颗平常心,才能不断进步。

当代国画大师齐白石,一生不可谓不功成名就。然而88岁高龄时的他在鉴赏自己年轻时的一幅作品时,发现自己画功已大不如前,便每天深夜一笔一笔地练习描红。儿子不解地问:“您早就盛名于世,怎么想起描红这般初级的东西?”他回答:“现在我的声望高,很多人觉得我随便抹一笔都是好的,我也被这

些赞誉弄得飘飘然了,无形中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直到前几天我看到年轻时画的一幅画,才猛然警醒——我不能再被外界那些不实之词蒙蔽了。”

齐白石的这种“猛然警醒”,同样也在提醒我们:人不可被功名蒙住双眼,找不着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看不清人生前进的方向;人不能在颂扬声中迷失自己,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丧失应有的进取心。存“自知之明”才能积“自胜之强”。越是功成,越对自己有清醒的认知,找准真实自我的位置,找到完善自我的起点,才能避免“江郎才尽”的困顿和“仲永之伤”的悲剧。

希腊古城特耳斐的阿波罗神殿上刻有七句名言,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被认为点燃了希腊文明火花的却只有一句,那就是:“人啊,认识你自己。”这也不乏深刻的启示:人贵有审慎之念、谦逊之怀、敬畏之心,任何时候都要“三省吾身”,学会自警自察自审,越是功成,越要有“知不足”的清醒;越是春风得意时,越要有“不知足”的奋发。

□游宇明

勿让名声为缺失“站台”

一个人有名声是件好事。名声与声名不同,声名可以源于炒作,名声却依赖本事。人们尊敬真正的名人,但尊敬的未必是你的地位,十之八九是你的人品与才华。只是人在某一方面有本事,名声非凡,并不意味着他事事厉害。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有了名声之后如何对待自己的缺点与不足?

两位杰出学者的做法或许可以给我们启示。

1980年,陈寅恪的家人找到钱钟书,想请他为陈寅恪的墓碑题写“陈寅恪先生之墓”。陈寅恪比钱钟书大20岁,算是前辈学人,同钱钟书父亲与本人都有些交往。钱钟书虽然未必认同陈寅恪某一项研究,但对其学问却是非常钦佩的。他自然痛快地答应了。不过,他觉得自己的书法虽然有一定造诣,但平时写大字的机会不多,于是他在王羲之、苏轼、黄庭坚等书法家的书帖上分别找到相应的字,一个个临摹。练习了许多次,自己还是不满意。他觉得自己字太丑,必须回绝陈寅恪家人。他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的字写得不是很好,平时写小字还行,还能够凑合,但大字我确实驾驭不了。陈先生是三百年之大家,我恐怕贻笑大方,有辱陈先生英名。”不久,钱钟书不敢题字一事就传了出去,大家对他的睿智肃然起敬。

范文澜是中国当代顶尖的历史学家之一,著有《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上册)《文心雕龙注》《范文澜史学论文集》等,被誉为“新史学宗师”,其研究注重第一手材料,眼光犀利、剖析独到,极具深度和说服力。范文澜先生深知自己长期的兴趣在史学研究,行政才华并未得到相应拓展,因此遇到邀他做官的事情,一概谢绝。中国科学院

刚刚成立时,请他做副院长,范文澜说自己没有行政能力,做副院长不能称职,有关部门只好另选他人。当时没有社科院,科学院成立四个学部:数学部、化学部、物理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请他做后者的主任,他依然没有答应。即使后来有关部门做通他的工作,让他担任了中国近代史所(又名中国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所长,他还是将处理行政事务的权力交给刘大年,自己一心一意带领助手编撰历史著作。

钱钟书与范文澜两位老先生所从事的工作区别很大,一个研究古典文学,并创作小说、散文;一个主要研究中国历史,但他们获得巨大名声之后对待自己的缺失却是一致的:毫不掩饰,更不利用名声为之“站台”。

一个人要做到不利用名声为缺点“站台”,真的很不容易。人的名声一大,耳边听到的几乎都是赞美的话,这些好听的话有的可能是出于真心的欣赏,有的不过是世俗的吹捧。虚荣的人可能将吹捧当事实,以为自己真的无所不能,只有明智的人才能拨开迷雾,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明察自己的优势与缺失。

我们还得对个人利益保持适度疏离。人是一种动物,是动物就必须消耗一定的资源,不可能对利益完全无动于衷。有的人不是不知道自己在哪方面有缺点,只是对利益的追逐动摇了他们的理智,使其作出的抉择走到了名声的反面。消除过度的利益之念,我们才会在乎羽毛之洁白。

勿让名声为缺失“站台”,将自己全部的时间、精力用到优势项目上,一个人才会在时间的长河中发出更大的光亮。

□郭华悦

授 粉

开花,不见得能结果。其间的差别在于授粉。这说的是植物,其实人也如此。于人而言,人生之中也少不得授粉。

读书是一种授粉。读古书,隔着时光长河,与古人进行精神上的交流。以古人之粉,授于今人之心。明古,才能知今,进而自知。一个只知眼前寸光而不知古往今来的人,往往只看到面前的锱铢之利,却不懂继往开来,最后难免因小失大。

读今人之书,是以他人之粉,授于己

心。一人的见识有限,长期在一个人的小天地中,难免有坐井观天之虞。读他人之书,是取他人之有,补己身之无,两两相授,取长补短,才能不断拓展自己的眼界。职场中,也少不得授粉。当独食的虎,不如当群猎的狼。一人之力,终究有限;众人之力,合则无穷。提升自身的能力,固然重要,但若仅止于此,恐怕也走不了多远。合作,取有补无,这是一种人际间的授粉。个人能力,可以让自己跻身更高层次的合作圈子。但懂得合作,

学会授粉,才能让能力与努力,在开花之后,结出果实。

亲人,朋友,还有恋人,也得学会授粉。

一段关系,未经授粉,则泾渭分明。你是你,我是我,两人之间楚河汉界,互不相犯。看似貌合,实则神离。两人都坚持百分百纯粹的自我,不愿意为了对方而改变。结果,身在曹营心在汉。表面是一道儿过的,实际上则各有各的生活。这样的关系,脆弱而极易遭到摧

折。一旦风吹雨打,难免各走各的路。

授粉,是一种两相融合的过程。愿意在一定程度上迁就对方,改变自己。双方都是如此,于是久而久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段关系中,任何一方都带着另一方的影子,这便是授粉的结果。坚持自我,同时也不忘关注对方,形成一段关系健康发展的态势。认真经营,便能开花,亦会结果。

人生在世,要学会授粉,才不至于空有花,而无果。

瓦 蓝

瓦蓝,听起来赏心悦目的称谓。天空蓝,湛蓝,蔚蓝,透明蓝,像鸡蛋清那样的纯,优雅、潇洒,有始有终,有凭有据,蓝到了骨子里、肉里,炖到了锅里,让人心驰神往,大快朵颐。

小时候家里的房屋有天窗,天空通常有小鸟光临,晚上睡不着觉,便一直瞅着天窗外的夜空发呆。巴掌大的天空上,有星星狡黠,有月亮调皮,有银河无垠,一碧如洗,毫无纤尘。那时候的天空,就像一个鸭蛋,一碰就破了,而月亮与星星是双蛋黄,以瓦蓝的天空为背景,一唱一和间,天就亮了,梦就醒了。

想要观察瓦蓝,你需要早起,趁着万事万物皆在休眠,趁着黎明蹑手蹑脚来到人间,更趁着太阳尚处于打盹状态。此时,一层薄暮尚镶嵌在东山上,而北边的小行山上鸡鸣四起。瓦蓝来了,你千万要小心翼翼,不要随便磕碰它的脆弱与敏感,瓦蓝只送给善良的人、好心的人,还会送给有审美情趣的人,它们存在短暂,却是奇葩。整个世界氤氲在瓦蓝色的光芒

里,像铺在朦胧的江南水乡里,更如一首少年时才写的诗,年轻茂盛帅气阳光。瓦蓝适合生长故事,适合产生爱情,一世纪的风花雪月,一辈子的健康和谐。

我坐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某处排椅上,面对着百年宏伟的建筑发呆,这儿随便某处都写着失落与哀伤。我碰到了粉墙黛瓦,又遇到了几个假扮清人的粉色宫女,光景变幻,世事流年,时间静止在此时,像在等候某段荣光再现。刹那间,我遇到了那种蓝,是太阳作用下的蓝,是天空垂直下来的蓝。瓦蓝色的背景下,避暑山庄突然平添了生气与力量,这是一种通透的时尚,像梭罗在瓦尔登湖边散步,更像法布尔看到了蝉,更加洪咨夔高颂着“绿阴幕定蔚蓝天,庭户萧然有漏仙”。山庄内一定隐藏着若干先贤,他们通过历史的望远镜祝福着华夏苍生。

在江南,天空一般呈现两种颜色,一种是天青色,等着烟雨,儒雅地在宣纸上晕化;另一种便是瓦蓝,有炊烟作底,整张画纸上一片安详。我躲在水乡周庄的

某处旧宅里,周庄穿着蓝色的上衣,青色的裙裾,撑红油纸伞,有雨落下来,打在蓝瓦上面,有一两处瓦片禁不住水滴石穿的逻辑,跌倒在地上,一声脆响,像沙漏断了沙。

收到朋友的祝福微信:您这儿的天空瓦蓝瓦蓝的吧!

本来心事如潮,本来诸多不快,本来为每天的柴米油盐 and 人间烟火烦恼,与现实貌合神离,看到瓦蓝二字,突然间喜悦涌上心头。瓦忘我地在屋顶挡风遮雨,却依然保持着谦恭的性格;蓝是天空的衣裳,是海洋的裙裾,是外太空的浩瀚。蓝色,清纯大方潇洒,好想抓一大把蓝,扔在尘世里,这世上岂不是少了诸多烦恼。

瓦蓝是床上的被褥,温暖的棉花遇到柔和的身体,滋生梦想;瓦蓝是八段锦,五颜六色,美且华贵;瓦蓝是景泰年间盛行的珐琅釉,富贵奢华,光彩照人。

我宁愿一辈子睡在瓦蓝色的夜空下。

□王太生

天气与心情

“今朝晴晴可喜”是民国文人沈启无书简里的一句话。老沈这个人挺逗的,他遇上好天气,心情愉悦,就赶紧写信告诉朋友,分享他的快乐,天真又风趣。

可能是一觉醒来,此时晨曦初露,四野清新,太阳从东窗映入,连日阴雨停歇,遇到久违阳光,心里高兴,估摸着想约请几个老朋友,一聊聊天吃茶。

这样一个难得的好天气,该洗的,要洗一洗;该晒的,要晒一下,于是,抱被晾阳台,或者干脆披被下楼去,找个地方,摊开晒太阳。

还要出门去买菜,沾着露水的新鲜蔬,买一堆萝卜头,一堆豌豆头;一堆苜蓿,一堆小茴香。这几样嫩草头,碧绿莹莹,素炒两盘,口中咀嚼,有清气,配得上这样的好天气。

好多雨天不曾做成的事,晴晴可喜的天气里,应该去做一做。出门拜访朋友,朋友不在,空留小屋和一本随风翻动纸页的书。和煦阳光吹拂,老旧小屋旁,一树不爽,姗姗生动。

浅夏访友,我曾经推崇两种方式:一是筒衣鹤步,拎两瓶老酒,提一篮黄澄澄的枇杷果去看他;若是对方不在,就陪他们门前摇曳的花儿坐一会儿,这两种方式,在我看来,都晴晴可喜,抑或可爱。

一个人遇到好天气,沈启无就赶紧摊纸写信告诉自己的朋友,把好天气带来的好心情以及感受,告诉别人。这件事情是雅的,风雅之极!



夜市

王成 摄

□杞子

需要长刺吗

自然界,长刺的植物与动物委实不少。

植物里有木本的刺槐、山楂、海棠、胡秃子、酸枣、花椒,以及香橼与枳实等,有叶上长刺的枸骨、刺柏、两面针、十大功劳,有阔叶草本的大刺白及细叶草本含羞草,有木质藤本的金刚刺藤、金樱子、茶藨、营实,也有草质藤本的菎草、茜草,乃至水生植物里的菱角、鸡头米,就算是连杆的头上,也长满利刺。尤其是沙漠植物,无论是高大的仙人掌或者是稍许低矮一些的仙人球,几乎全都长满尖利的刺,否则难以生存。

动物世界也是同样,诸如哺乳动物中的豪猪与刺猬,爬行动物里的鳄鱼、棘皮龟,还有鱼类中的汪刺鱼、鳅鱼、沙鲈、河鲀。海洋里带刺的动物就更多了,石头鱼、红斑鱼、老虎鱼、海胆、刺参、鲎、蟹……可谓不胜枚举。实际上,绝大多数的鱼类,甭管它是咸水鱼还是淡水鱼,背鳍还不全都是像筌一样的,依靠二层薄膜包裹而形成的一排尖锐利刺?

其他许多昆虫的身上同样也长刺,常见的譬如松毛虫、毛辣虫、痒辣子,还有各类蜂子的尾部往住藏着一枚会伸缩的利针。这些刺,有的软而有毒,有的硬而扎人。当然,也有的仅仅是用来摆噱头吓唬人而已。

凡是生存竞争越是激烈复杂的地

方,比如沙漠、海洋、丛林,通常生物长刺的可能性也会大一些。说起来,这刺可都是生物在其缓慢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最为无奈与被动的保护方式。也只有完全生活在自然状态下的那些地球生物,才会想到利用刺的保护了。

那么在这世间,长刺的人是否存在?应该说是不太会有。因为相比之下,人类生活在整个地球生命食物链的顶层,自然也不再需要用表面长刺来加以保护了。而且,当真在身上长满了刺,也依然逃不脱被同类吞噬的危险。人类早已不能再用其外表长刺的简单方式来加以自我防御了,而是必须依赖由其内心的智慧和理性建立起来的一套完整的民主与法治的社会体制,以及那一份对于世界万物的泛爱之心。

平素国人所谓长刺的人,那也仅只是一种浅薄无聊的调侃而已。说某人如何难弄如何傲慢,如何难以交往相处,最后就不妨将其称为,犹如身上长刺一般。

植物之中,野草莓长刺是不让你去摘,玫瑰花长刺是不许你去采。金樱子更加敏感,不仅枝条叶缘长刺,连果实表皮也都长满锐利的刺,目的依然还是不让别者去接近触摸。当然,植物所采取的这些措施,防的也只能是动物而绝非人类。人类若想去采摘,那根本就防不了。譬如越地百姓早就知道,这金樱